

【藏书笔记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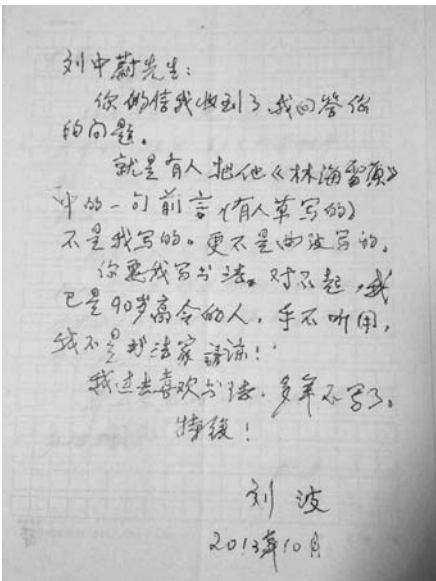
□刘中蔚

想我齐鲁,文运昌盛,世代流传,不说老祖宗孔夫子万世师表,蒲松龄先生《聊斋志异》百年传阅,单说建国以后,老作家中知侠、曲波、贺敬之等哪位不是大名鼎鼎?现如今,莫言、张炜诸公照样占着文坛的半壁江山,更别还有老骥伏枥的苗得雨、李心田诸先生以及一群活跃在文化圈的英年才俊了。

我收藏签名书籍,本省的名家不能不藏。在世的各位先生,多依靠朋友的帮助,多多少少为我题签过书。故世的名家就只能依靠网络来寻找了。记得那是2009年的一个春日,我正在某网浏览书籍拍卖,赫然一本好书跳入我的眼中。卖家标题写“1959年一版一印《林海雪原》作者曲波签名本(保真)”定睛一看,这哪是签名?分明是一段毛笔的草书长跋:“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的战友杨子荣、高波等。一九五九年北京。曲波。”这段话的书法写得异常漂亮,一瞬间抓住了我的心。那两日我简直废寝忘食,心心念念都在惦记着这本书。两日后的晚上,我推辞了家庭的聚会,独自一人守候在电脑前,拍下了这册心仪的书。

这本书虽然品相差些。但是以《林海雪原》的历史地位,还是作者的毛笔题字长跋本,它绝对是我当时最好的藏书之一。我对此书极为珍爱,常常想拿出来又不敢拿出来看,生怕令它更加残

《林海雪原》辨伪记



破。可是渐渐地,我觉得有点不对劲——逐渐流散出来的曲波签名书,字写得横平竖直,全不似这般花哨。可我又有些犹疑,坊间传闻曲波的字多是夫人刘波代笔,这本书会不会是代笔?这些问题困扰着我。我想解惑,可是,怎么解决?我能找谁去问?

说来有缘,几年后的一天,我偶然在一位长者家中看到了一封曲波的信件。因我耳聩,当场也没好细问,但是悄悄记下了信封上面曲波的地址,回到家后,在网上进行了搜索。搜得的证据表明,曲波先生逝世后,遗孀刘波

似乎仍住在老房子中,如今已是九旬高龄了。我当即冒昧地给刘波老人写了一封信,详述心中疑惑,并附上一张这本书题词的复印件给她看。说来有些可笑,因恐怕她会为先夫避讳,不肯承认是自己代笔所写,我还特意请她赐我一幅墨宝收藏,作为珍贵的纪念。但是,信虽然写了,我心里却不抱什么希望,一则,刘波老人已是高龄,多年没有音讯;一则,虽然没有证据指明其搬家,但也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她仍住旧居啊。我想这封信大概会像我写过的许多信一样随风而去

多年珍贵的藏书却是伪品,但我想它不是有意作伪,而是当年的读者作为致敬写上去的吧。而且,即使是伪品,我却因此得到了刘波的信札,也算是一段奇缘。

了吧。

大约一个月后,一日我打开邮箱,一下几乎跳了起来。邮箱里躺着一封信件,落款正是刘波。我三步并作两步走跳上了楼,用剪刀小心翼翼地剪下了信封一侧的一丝,把信从里面抽出来展读。这封信,是九十高龄的刘波亲自回信的,她写道:

刘中蔚先生:

你的信我收到了。我回答你的问题。

就是有人把他《林海雪原》的一句前言(有人草写的),不是我写的,更不是曲波写的。

你要我写书法。对不起,我已90岁高龄(龄)的人,手不听用。我不是书法家,请谅!

我过去喜欢书法,多年不写了。

特复

刘波

2013年10月

终于,萦绕内心几年的事尘埃落定。我不敢再打扰她,赶紧写了一信致谢。多年珍贵的藏书却是伪品,但我想它不是有意作伪,而是当年的读者作为致敬写上去的吧。而且,即使是伪品,我却因此得到了刘波的信札,也算是一段奇缘。去年徐克导演的3D电影《智取威虎山》上映,刘波还出来接受采访,可见依然康健。这里将此事写出来,是“但愿人长久”的这个意思,恭祝刘波老人更长寿。

在开封,我寻找着汴河,那条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的汴河。恍惚中,河里的航船不止一次载着我游走,过州桥,穿官院,徜徉在繁街闹市中央。弃舟登岸,可以流连于勾栏瓦子中间,醉品过往的风云;也可以寻茶肆抚雕栏,静听千百年来街上历史的足音。可是眼前华车喧嚣,新楼笋拔,不见了长襟阔袖,不见了乐伎舞娘,皆因失去了汴河。汴河何在?

开封有清明上河园。园与图一字之差。园是一个区域,图是一帧长卷;清明上河园里的水是一泓湖水,清明上河园中的水是一条长河。流连于清明上河园中,那里也有一座虹桥,然而不似张择端笔下的桥,园里宋楼朱户,酒旗迎风,工作人员穿起宋装,招徕过客。我只把那次行走当成一场游戏,我实在不能入戏,和他们一起演绎一段宋朝的故事。历史不能复制,历史永远是一条长河,而不是园。在园中可以消费,在历史中只能汲取它留下的启示。况且,既然有“清明上河”了,何必又“园”?

【行走笔记】

梦断汴河

□孙葆元

其实,清明上河图仍在开封城,即使那条河消失了,它也在开封城,在开封城的旧梦里。它的遗迹犹在,相国寺、龙亭、铁塔、禹王台、潘杨湖都是大宋留下的地标,顺着张择端留图的小街,就能通向那些地方,那才是真正的上河图。可是,樊楼没有了,勾栏瓦子没有了,最瞩目的虹桥也没有了,对历史叹息是没有用的,我们能做的就是追溯历史的源头。

春风杨柳中的汴河流入了一个千涸的梦中,流入大片荒芜的鹅卵石滩头,渗下去,消失了。她的涟漪一梦荡漾不去,在历史的梦中,也在我的梦中。

我的梦里始终有一幅汴河图,汴河从西而来,穿大通门侧西水门入城,经大师府桥过内城,连起兴国寺桥、州桥、相国寺桥,从东南角子门而出,串起琼楼玉宇、琳琅商铺、豪门虹桥,再经上土桥、下土桥,借通津门侧东水门而去江淮。汴河在京都城内就有九座桥,把一条大河设计得从城垣穿过,连起了皇家朱阁和寻常巷陌,真是一条如梦如幻的河。

汴京最繁华的时候居住着一百五十万人口,还有十万守卫京畿的军队。这需要多大的开销?仅粮米需求每月就达五十万石,每年须漕运六百万石才能满足汴京的粮食支出。除此之外还有盐茶、布帛、铜铁、金银、香药、珠宝、胶漆、泉货等物品。按《宋史·食货志》记载:“半天下之财赋,悉由此路而进。”当时宋廷投入漕运纲船六千艘,宋人周辉做过统计:“承平,漕江淮米六百万石,自扬子达京师,不过四十日。”可见运输的力度之强。汴河更是一条生命的河!

在历史的画廊中行走,听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“沧海桑田”。汴河的消亡却是人祸。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,汴河见证了一个王朝的覆灭。当金兵攻陷汴京城,河面上惨云密布,船楼南渡,汴河成了一条逃难的河!新主赵构龟居临安,放弃中原,隔淮而治,与金国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。漕运不再,河道疏于疏浚,仅仅四十余年汴河就淤塞断流,北宋华廷的碧玉飘带就此陨落!乾道五年(公元1169年),南宋使臣楼钥出使金国,踏上了北归的行程,本来应该满怀故国之思,可是他看到的是汴水无踪、桑田茫茫,他在《北行日录》中记叙:“乾道五年十二月二日癸未,宿灵壁。行数里汴水断流。三月甲申宿宿州,自离泗州,循汴而行,至此河道湮塞,几与岸平,车马皆由其中,亦有做屋其上。”一条写不尽繁华的河就这样只剩衰草凄清,连岁月也跟着满目萧然了。

以后黄河失治,经年泛滥于中原,流沙淹没汴水河道,汴河就彻底在大地上消失了。汴河是一条让人心痛。我在汴河的故道上漫步,在相国寺前我想象着,这里应该有一座桥的,我宋时的老乡李清照和夫君赵明诚就从桥上走过,去相国寺购买金石古器,他们看中了一幅画,赵明诚一摸腰中的银子,远远不及那画要价的零头,只愧囊中羞涩,要知道他们都是京中高官的子女。此事被李清照记录下来,成了她半生的憾事。从相国寺桥西下去是兴国寺桥,再往西依次是金梁桥、西浮桥、横桥。桥早坍塌,历史从来不是从桥上过的,它一寸一寸地从大地上犁过,在一个时期堆积起一个时期的印记。清明上河的印象曾被千百年的过客回忆,那只是回忆,后世的繁华正铺天而来。

【朝花夕拾】

□魏翔恩

我非常喜欢收音机的故事频道。为了听故事方便,我手机上还下载了一个软件,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,想听什么听什么,现代故事、历史故事、励志故事、鬼故事、神话故事等,过足了故事瘾。可小时候听个故事太难了,那时候听故事的事,现在真的就成了故事了。

我的童年时代正赶上上世纪60年代,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很差,吃饭都是问题,文化生活极度匮乏,能讲故事(我们当地叫拉呱)的人屈指可数。记得有位卢姓的老人很擅长讲故事,可他不是我们生产队的,想听他的故事只能到星期天,还得被生产队长派到菜园里去干活才可能听他讲故事。这样的机会少之又少。一个星期天的早晨,我和几个伙伴被派到菜园里去推水车,队长的话音一落,我们几个就会心地笑了,疯了似的朝菜园跑去。后来听大人们说,队长还夸这帮孩子们真听话,以后星期天就让他们去推水车。队长哪里知道,我们的真实动力是想去听故事呢?

菜园就在村后,不一会儿就跑到了。四个队的菜园是集中在一起的,东、南、西、北四个方位各一个队。中间有一口直径两米多的水井,两块大青石盖在井口上,青石上面架着一部老式的水车。我们来不及欣赏田园风光,安上棍子就开始推起了水车。

“爷爷,我们浇完了菜,就给我们拉个呱呗?”不知是谁刚开始干活就提出了要听呱,甜甜的声音里饱含着想听故事的恳求。“好啊,就知道你们想听呱。浇完了,就拉

听故事的故事

为了听故事方便,我手机上下载了一个软件,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,想听什么听什么……小时候听个故事就太难了,那时候听故事的事,现在真的就成了故事了。

呱!”听到老人的热情回应,我们顿时来了精神,抓住棍子就推了起来。人动,水车转,水车链子和水车轮盘之间,有节奏地发出响声来,水欢快地从水车筒里蹿了出来,跳进水簸箕,哗哗地向菜地里奔去。我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,几乎就是小跑着推水车,水流太急,不一会儿就溢出了垄沟。看园的老人说:“小伙子们,心急吃不了热豆腐,悠着点推吧,活不是一下子就干完的,干啥也得有个韧劲。”在我们快速推水车的同时,井里的水位迅速下降,水车推得就没有那么轻松了。但是,为了听故事,我们脚步并没有放慢。汗水湿透了衣服,我们干脆脱掉上衣,光着膀子继续推。直到老人一声“好了,浇完了”,我们立马放下棍子,欢呼雀跃地朝园屋那里跑去,开始享用我们的精神大餐。

“再拉个吧,再拉个吧。您拉得真好!”我们央求着,像一群嗷嗷待哺的饿透了的小鸟,张开了嘴。“那就再拉一个,拉拉千里眼。”就一个了啊,你们得回家吃饭。”就这样,我们又听了一个故事,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菜园。心里还想,下次啥时候能再来推水车?

邻家的二哥是个复员军人,当过八路军,参加过淮海战役,不知道啥原因,40多岁了,还是光棍一人,居无定所。可是他借住的住所,是个热闹的地方,尤其雨雪天和晚上去玩的人特别多。他平时不怎么讲他自己的事。大家就是到他那里聚聚,说些奇闻逸事,寻个开心。

一次,生产队派我们两个去看高粱。他在头里走,我

在后面跟着,不一会儿,他就走远了,我跑着追上他,“二哥,你走这么快啊?”他说:“这还快啊?我还没有放开脚步呢。我当兵那时候,一次急行军就一百多里,就是一路小跑。你看看我这腿……”说着他就挽起了裤子,小腿上的骨头透过肉皮清晰可辨,两块疙瘩肉好像安上去的。他说这是跑出来的。顿时,他的形象在我面前高大起来。多年之后,他变成了一个酒鬼,因酒致病,孤独离世。可是我对他仍心存崇拜。那天整整一下午,他给我拉了平时没有拉过的故事,拉了淮海战役有多惨烈,白天就在死人堆里打仗,晚上在死人堆里轮流眯会儿眼。我那时不知道淮海战役是怎么回事,就知道他真是个英雄。

我们去看的这块高粱地离村三里多远,二哥到晚上还要看,所以他就傍晚回家,吃了晚饭再来。按要求,得等他来了我才能回家。二哥刚走,我就有点盼着他回来了。田野里,除了庄稼还是庄稼,连个人影都没有。风吹高粱,发出瑟瑟的声音,令人汗毛竖立。天色逐渐黑了下来,我突然想起二哥说的在死人堆里打仗的事,他那时候,天也是这么黑吗?不用怕,这里只有高粱。我安慰着自己。

二哥终于回来了,我能回家了,心里有点小激动。夜色里,我沿着田间小路,几乎是小跑着往家奔去。二跑着,忽然发现西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黑影也在跑。我忽然想起,眼前这片地方叫“乱山冈子”,就是一个埋天折的孩子地方。附近张庄修金堤河大闸,电死的、摔死的几个南

方人也埋在这里。我越想越怕,真的闹鬼了?我自己给自己打气,二哥在死人堆里能睡觉,我在这坟地里走走怕啥啊?听故事,给了我勇气。是鬼吗?我硬着头皮,停下脚步朝黑影影去,仔细一看,是树上折下的一个树枝!原来是自己吓唬自己。我顿时放松下来,心情也平静了,哼起小曲,迈开回家的步子。

听故事有时很容易,碰上个爱讲故事的,说上几句好话,对方就会讲起来。可有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。一到冬季,人们就爱凑到牛屋里用喂牛剩下的草渣烤火。一堆草渣子,先用麦秸引着,接下来,就是无休无止地冒烟,很快三间牛屋里就弥漫了带着牛粪味的浓烟。要想听故事,先过烟熏这一关。屋里有人呛得憋不住了,咳了起来。你听吧,咳嗽比赛这就开始了,此起彼伏,一声高过一声。这时谁也不想退出。外面冰天雪地,屋里还是温暖的,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听故事。露着火星的草堆周围,挤满了猫着腰、双手捂着鼻子的人。有的实在撑不住了,流着眼泪跑出去,大喘一口气,撕心裂肺地咳嗽一阵,呼吸几口寒冷清新的空气,抹抹眼泪,擦擦鼻涕,转身再钻进牛屋里,挤到火堆旁,等待那听故事的愉快时刻。这个过程,真的很需要韧劲和毅力。几经进进出出,牛屋里剩下的人,才是忠实的听众。烟雾也慢慢退去,一大堆草渣子变成了一片带着火星的灰,那个喂牛的老大爷这才咳了两声,清了清嗓子,“在咳了很久以前,有一个……”好戏终于开始了……